



戏剧小丛书

小評劇

路遇

楊鍾林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小演唱描写了未婚的媳妇刘丽英在路上已的老公公相遇，两人在互不相識的情况下，通过面批判公公过去的迷信守旧思想，表现了农业生进以来的新气象。剧本短小，内容生动、活泼，很村业余剧团演出。

路 遇

楊 鍾 林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官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每印张·7,000字·印数：1—20,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30·514

定价(7)0.05元

時間：秋收前。

地點：通往县城的公路上。

人物：刘丽英，二十一、二岁。

張老全，五十多岁。

幕开：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丽英匆匆上。

刘丽英：（唱）丽英我到县里去开会，

开完会急忙把家回。

眼看太阳落西山，

快走几步免得貪黑。

回去还得布置积肥和秋收，

两件事情，一件也不能往后推。

保証作好秋收准备，

貪点黑我也得赶回。

（目視前方）

（白）啊，前面有个人，是不是我們屯的？要是个屯的，我好和他搭个伴，一块回去。对！

（唱）丽英两腿走的快，

紧走几步把他追。（下。）

（張老全上）

張老全：（唱）到国营农場去參觀，

見到了农場的模范飼养員。

他向我們介紹經驗，

牛糞喂猪肥又圓。

今年我算开了眼界，

一連串的事實，教育了我張老全。

(白)唉，今年，這一躍進，什么事都變樣了，松樹根子能榨油，牛糞還能喂豬了。我一看農場的豬，喂得可真肥。看起來保守思想是吃不開啦。

(接唱)過去我不相信先進經驗，

一年四季光靠天。

大伙送我外號叫“說不轉”，

如今事實已擺在眼前。

天不下雨人能抗旱，

竹管抽水賽甘泉。

水庫開閘就能出水，

攔河水渠也能澆田。

土豆長的海碗大，

窩瓜賽飯盆，苞米一尺三。

這樣的年景從來也沒有，

臭泥塘也變成米糧川。

(白)唉，過去我老張的思想不開竅呀，

(麗英急上)

劉麗英：老大爺，您是不是去劉家灣？

張老全：不是，姑娘。你去劉家灣嗎？

劉麗英：嗯。

張老全：姑娘，我去張家坨。咱倆能走一條道。

劉麗英：好，一塊走吧！

(唱)張家坨，劉家灣，

張老全：(唱)當中隔着一座山。

劉麗英：(唱)兩屯相隔五里遠。

張老全：(唱)姑娘你串親戚怎趕黑天？

劉麗英：(唱)我到縣里去開會，

家住河东刘家灣。

(白)老大爷,您在那住哇?

張老全: 張家坨。

刘丽英: 我跟你打听个人,可知道?

張老全: 姑娘,打听誰呀?

刘丽英: (唱)張家坨可有位張老全?

他的儿子叫張奉先。

張老全: (有些发惊)張奉先?

刘丽英: 是呀!

(唱)張奉先是县里的劳动模范,

还是一个共青团員。

張老全: (唱)她家住在刘家灣?

打听我儿張奉先。

莫非她和我儿常見面?

(仔細打量丽英)

刘丽英: (唱)大爷您怎么不答言?

張老全: (唱)我要說出是張老全,

她定会对我无实言。

(白)我不能說是張老全,我得先探听探听她是不是奉先的对象。

(接唱)我認識老全的儿子張奉先。

我們两家相隔二尺远,

我家就住在他家的西院。

(白)姑娘,你和奉先家有亲戚呀?

刘丽英: 沒有。

張老全: 姑娘,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刘家灣有个刘二妞你認得不?

刘丽英: 刘二妞?

張老全: 是呀!

刘丽英：(唱)听他提起二妞名，
莫非說他是我的公公？

上前去把公公叫，

(白)不能。叫錯了公公怎能行？

張老全：姑娘，認識吧？

刘丽英：(唱)方才他說离奉先家不远，

也許听別人說的小名。

我装着不認識刘二妞，

免得他回去乱哄哄。

(白)提小名我不認的。

張老全：我不知道他大名叫啥。

刘丽英：你老和他有亲戚呀？

張老全：沒有。听屯子人說，这姑娘可潑实啦。

(背作笑臉)

刘丽英：(唱)二人急忙把路赶，

張老全：(唱)眼前来到鷄冠山。

刘丽英：(唱)鷄冠山上有果树，

張老全：(唱)果树下边有清泉。

(白)山腰还修个大水庫哪！

刘丽英：(唱)你提水庫想起了張老全，

張老全：張老全和水庫有啥关系？

刘丽英：(唱)听說他的外号叫“說不轉”。

張老全：(旁白)她怎么知道的？

刘丽英：(唱)他說修水庫有困难；

人就不能胜过天。

張老全：(唱)姑娘說話好不留情面，

說的我臉紅到耳边。

刘丽英：老大爷，他是不是这样？

張老全：（唱）我和她裝着不相認，
撒個謊來把她瞞。

（白）你怎么知道的？

劉麗英：我听別人說的。

張老全：你是听錯了。

（唱）他說是修水庫沒困難，
鷄冠山下有清泉。
旱、澇只有人來保，
人力定能戰勝天。

劉麗英：不是吧？

張老全：是，是誰說的？

劉麗英：大爺！

（唱）眼前來到陳家墳，
想起春起時的張老全，
他說不能亂平墳。
燒紙添土自古傳，
活人可不能欺負死人。
張老全他還講迷信，
說什麼鬼和神。

張老全：這個你怎么知道哇？

劉麗英：也是听別人說的。

（唱）常言說好事傳千里，
坏事千里聞。

張老全：是你听錯了，他沒說過呀！

（唱）他說：人死何必留個墳，
平墳地多打糧上千斤。
燒紙添土沒有用，
留墳是死人欺負活人。

現在誰還講迷信，
那有什麼鬼和神。

(白)姑娘，快走吧！

(接唱)耳聽為虛，眼見為真，
無影的事情冤枉好人。

劉麗英：大爷，我不會冤枉好人哪！

(唱)這種人就應好好教育，
迷信思想束縛人。
新鮮事物他不相信，
影響社會主義建設向前進。
這種思想應該常辯論，
好好挖挖他思想根。

張老全：姑娘，老全已經轉變了，不象從前那樣啦。

劉麗英：他早就應該轉變。

張老全：(故意把話岔開)天不早了，快走吧！

劉麗英：(唱)眼前來到臭泥塘，

張老全：(唱)臭泥塘種的是密植高粱。

劉麗英：(唱)見高粱想起了“說不轉”，

他說臭泥塘不能多打糧。

講迷信不相信改良土壤，

他說這地是萬年荒。

春天撒上高粱種，

秋後連本不上倉。

你看：

現在的高粱長的多么壯，

送他外號：

“說不轉”一點不冤枉。

張老全：(唱)她口口聲聲叫我“說不轉”，

儿媳妇說公公事情少見。

(白)唉，这个伴儿搭的，心虛老是怕人講。

(唱)再撒个謊把她瞞，

(白)姑娘，你又听錯了。

(唱)他說：臭泥塘出糞再改良土壤，

万年荒再不叫它放荒。

春起撒上高粱种，

秋后准是粮滿仓。

事在人为多把办法想，

臭泥塘讓它打万石粮。

(白)姑娘，快到家啦，(旁白)我老全就这么点好事，她都給我抖
囉出来了。

刘丽英：(唱)眼前来到張家坨，

市头种的是“三季作”。

春起种的土豆带苞米，

起完土豆又把白菜籽播。

“說不轉”說这是沙坨地，

三季作物落得柴禾几車。

老大爷呀，

这地土豆起多少？

到秋后可落一片柴禾棵？

張老全：(唱)儿媳妇說的我直冒火，

心里难受嘴不敢說。

都怪我当初思想好守旧，

瞞着媳妇把謊話說。

(对刘)

姑娘你把好話都說錯，

張老全他沒那么說。

他說是沙土地适合种土豆，
粪大水足三季作物最适合。
村头又打上竹管井，
土豆和白菜都是白得。

刘丽英：（唱）这些话我一点没听错，
你们住一个屯还给他瞒着。
现在张老全已经转变，
他已经积极参加技术改革。
改进了青储饲料，
光饲料他节约了三石多。

张老全：（旁白）她的消息真灵通，好坏事都知道。

（唱）这全是共产党领导的好，
过去的死脑筋今天变灵活。
看起来他现在作的还不够，
只认识从前的皇曆看不得。
姑娘批评的都正确，
回村后我跟他学说学说。
眼望太阳西山落，

刘丽英：（唱）眼前就是张家坨。

张老全：姑娘，顺这往南走就是刘家湾。

刘丽英：大爷，我姓刘，你老到刘家湾的时候，可到我们家去串门呀。

张老全：（后悔的样子）真是的，天头都黑了，还没吃下晚饭呢！别走了，到我家吃点饭，吃完饭我送你去。

刘丽英：不用了。谢谢你，我敢走。

张老全：不怕的，赖不上你，姑娘。以后你捐粮来，我不留你饭钱。
（手指）你看，我家就在大柳树院住。

刘丽英：（疑问地）大柳树那院？

(唱)奉先就住在那个院，
西厢房整三间。
想必是他家独门独院，
莫非他真是公公張老全？

張老全：(唱)姑娘为什么不說話把头低？
莫非她真是刘二妞？
今天可当面揭了我的丑，
公公在媳妇面前把人丢。

刘丽英：(唱)公公面前叫“說不轉”，
叫別人知道了多不体面。
后悔当初不該揭他的短，
以后見面多叫人为难。

張老全：(唱)奉先真会搞对象，
姑娘长的又俊又好看。
虽然当面批評了我，
我早就轉变了也不难堪。

(旁白)我再問問她。(对刘)姑娘，

(唱)你是奉先的对象刘二妞？

刘丽英：那是我的小名。

張老全：(唱)我是奉先的父亲張老全。

(白)(手扯丽英)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快和我到家吃了飯，讓奉先送你家去。

刘丽英：(含羞地)爹，不去啦，有时间再来。

(唱)方才我說的你老別見怪，
以后再給您賠礼来。(含羞的跪下)

張老全：二妞，二妞！这么黑的天你可不能走哇！（張老全追下）

——落 幕——